

能让大家分享吗

电视上的中老年交友节目,每期换着不同的面孔,问的却是大同小异的问题,“你会做家务吗?”“你有不良嗜好吗?”“你有房子吗?”几乎每个找老伴的人都会这样问。就不能说些别的,问些别的吗?

秋,回想起我们相识的时候,好像你没问过我“你会做家务吗?”我好像也没问过你“你有不良嗜好吗?”如果当时我们也这样互问对方的话,我们肯定不成,因为我正好不擅做家务,你正好有不良嗜好。如果因为这样的问话,而错过了一段美好姻缘,那岂不后悔后半辈子。因为有了爱,我成了一个厨艺日渐长进的女人,你成了一个烟酒不沾的男人。

有人说,老年人找伴没有真正的爱情,只是互相做个伴,解解寂寞而已。我想我们的这段感情,是不是能说明老年人不但有真正的爱情,而且比年轻人更深沉、更细腻,它融化在每日每时每分里,融化在点点滴滴细细微微的小事里。秋,我想让大家分享我们的爱,我们的快乐,你说好吗?

我的选择我买单

回想当年,尽管你比那画家年长十岁,我还是力排众议,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你,却让自己陷于内外交困的境地。外界的舆论大致是:我找了一个老头子,年龄相差很大,对方还是“右派改正”的。你既没有补发到钱,也没有归还你的老房子,你住在厂子的宿舍里,除了两身替换衣服,还有一双套鞋和一双拖鞋。

还有就是妈妈的态度,因为你与妈妈同岁。我的两个孩子已经长大,女儿十九,儿子二十二岁,他们也舍不得多年来相依为命的妈妈离开他们。

妈妈和孩子们虽然不太赞同,但也没有强烈反对。这次是我的选择,不管今后会怎样,我愿意再次为爱付出一切,我的选择我买单。

我选择你是因为你的人生故事。你的故事很长很长,故事的内容很苦很苦。你用平静的语气讲述着你的故事,而我已几次掩面而泣。

我震惊了,一个曾失去了心爱的妻子和儿子、失去了家庭、失去了人身自由、失去了人格尊严的人,竟然有如此平和的心态。我当时的感觉,你是一个有着宽大胸怀大气的人。这时,我忘记了自己是感情枯竭,也曾经受苦难的人,只想到:与你相比,我所经历的一切,根本就算不了什么!我觉得你失去的太多太多,你失去的家庭、爱情、亲情、人格尊严等等所有的一切,只有我能给你,我想给你很多很多。此时,我的心里忽然涌动着好久好久没有过的暖意。我那已经冰凉沉睡的心,就在那时开始复甦。

你说,你等这一天已经等得太久太久。而我,在命运之河的那一边,不也在等你吗?

不是女儿是爱人

我们的结合旁人并不看好,不管年龄还是外表,我们都不般配,可是我们并不在乎。两个经受过苦难的人,尝到过太多太多的苦涩与酸楚,翻过这一页,我们重头来。我们要用爱来酿造香浓浓郁的蜜汁。爱能让两个苦人儿,变成一对甜蜜的人。

结婚那年,你五十九岁,我四十二岁。在我们的年龄问题上,经常闹笑话。

记得刚结婚时,常有外地的老战友到上海来办事时过来看你。有次,一位老战友来我家,是我开的门,他见了我就问:“请问这是石亦秋的家吗?”

我忙说:“是啊!”“那你爸爸在家吗?”当他知道我是你的爱人后,不无尴尬地说:“哦,是小嫂子呀!”从此,小嫂子的称呼就在你们老战友中叫开了。

开电梯的小夏也常会对我说:“李老师,你爸爸已经把文汇报拿上去了。”搬新家时,还是有邻居会对我说:“刚才向你爸爸借了一只凳子,现在还给你,谢谢了!”

类似这些都是我遇到的,我都没有告诉你,恐怕你难堪。但有一次,你也碰上了。

那次,我陪你去买羊毛衫。我为你挑了一件酱红色的鸡心领套衫,你嫌太艳了。你自己比较喜欢那件驼色的圆领羊毛衫。我说:“那就两件都要了吧。”我还为你挑了一件浅灰色的羊毛背心。你说:“买太多了,那件驼色的就不要了吧。”你还在犹豫,我已经去付款了。营业员望着我的背影对你说:“你的女儿待你真好啊!那么孝顺。”

你非常开心地纠正她:“不是女儿,是爱人。”

“哇!这么年轻啊!你好福气呵!”当我付款回来,你告诉我时,满脸幸福。

这一定是命中注定。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那一刻,我们的灵魂已经互许,就像那句歌词——“你知道我在等你吗?”

我在等你吗?
你知道

◆ 李娟



厨房里的交响曲

我不喜欢做家务,不是一点点不喜欢,而是非常非常的不喜欢,尤其是烧饭做菜,简直是烦透了。那是在做姑娘时惯成的。谁知,如今遇上一个更弱的,一个长期住集体宿舍的人。为了使这个新建的家庭更有家的温馨和感觉,我决定义不容辞地担此重任:既要上得厅堂,也要下得厨房。当然,你也不甘落后,你愿当一个二传手。

所谓的二传手,就是在我上灶以前,做好诸如拣菜、洗菜、切菜等技术含量低的工作。鉴于你主动请缨,态度又十分诚恳,我同意把这份差使交给你。谁知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。

有一天,我下班回来,你说:“主攻手,我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完成,就等主攻手发球啦!”我望着箩筐里稀稀拉拉的一些芹菜叶子,忙问:“那些芹菜梗子呢?”“扔啦!问这干吗?”

手脚挺利索,动作够快的。今天的蔬菜算是泡了汤啦!我为我的错误决定而后悔不已。幸好,你以后没有再犯类似的错误,知错就改,还是一个好同志。

昵称译号的典故

我心里一直藏着一个秘密,那个秘密就是我对你的昵称。我不喜欢老年夫妻之间,互相叫着“老头子”、“老太婆”!不老也叫老了。

你单位里的同事和老战友们都叫你老石,在家里我绝对不想这样叫你。所以我一直思量着给你起一个好听的昵称。

“告诉我,你的小名叫什么?”

“你问这干吗?又想玩什么花样?”你警觉起来,拒绝回答。禁不住我的死缠蛮搅,你终于松口了。

“叫……我想起来了,叫长栓!”思绪把你带到了那遥远的年代,在记忆库里翻箱到柜地寻找幼时的点点滴滴。我正期待着一个有趣名字的出现,你的回答让我太失望了。这小名太一般,太新意思了。

“这样吧,就在你名字里选一个字,重迭叫就行了,上海的小孩子都这么叫!”我自言自语地嘟囔着。

“叫……我想起来了,叫长栓!”思绪把你带到了那遥远的年代,在记忆库里翻箱到柜地寻找幼时的点点滴滴。我正期待着一个有趣名字的出现,你的回答让我太失望了。这小名太一般,太新意思了。

“这样吧,就在你名字里选一个字,重迭叫就行了,上海的小孩子都这么叫!”我自言自语地嘟囔着。“石石……亦亦……秋秋……对!叫秋秋!太好听了!”我为我的创意高兴得跳了起来。

“什么?叫秋秋!”你瞪大了眼睛看着我。说实话,我从来没有看见你的小眼睛睁得那么大。“不行!我不同意!”你表示强烈抗议。

“你不要以为秋秋这名字很肉麻的。在我们上海秋(qiu)这个字,代表坏的意思,譬如说这个人老 qiu(谐音),意思就是这个坏人很坏的意思。所以秋秋就是坏坏,有道是打是亲,骂是爱,叫你秋秋就是爱的意思,这你也不懂啊!”

虽然你是一百个不愿意,但又禁不住我的软磨细说,终于同意了。但要约法三章:1.只能在家里叫,外面不能叫。2.只能在两个人的时候叫,有外人不能叫。3.即使在家里,有外人时也不能叫。

我爽快地同意了,但是你却忧心忡忡,生怕我漏了嘴。可是我表现很好,从不出差错,时间一长,你就放心了。由此衍生的坏宝宝、坏囡囡、坏宝贝就变成了秋宝宝、秋囡囡和秋宝贝了。反正是两人世界,叫着玩玩,开心就好。叫得时间久了,叫顺口了,于是就把约法三章抛到九霄云外去了。有话说:大意失荆州,你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

搬新家后,老战友到我家聚会,在厨房我大显身手,忙得不亦乐乎。每上一道菜,都引来一阵叫好声,我得意忘形之际,竟在厨房里大呼:“秋秋,你快进来看看!”

你快步走进厨房,悄声地说:“你叫我什么?”我赶紧捂住嘴,一脸无辜。见我这样,你忙拍拍我的肩膀:“没事,没事。”一边走出厨房:“到现在普通话还说不好的,看看应该说瞅瞅,不是秋秋。还是老师呢!”

我如释重负。心里在说:“秋秋,你太有才啦!”不大公平,我没有昵称。我曾经暗示你,我小时候有许多有趣的小名,你却一直不予理睬。在外,你正经八儿地叫我李老师。我没有昵称,却有一个诨号,

那条弯曲的小路

我们现在居住的小区,环境很优美。走在这样的意境中,散步的心情自然非常好。

散步时,我爱走在你的右侧,还爱挽着你的胳膊,通常小道上不见人影,你也由我挽着,没有意见。我们边慢步缓行,边谈天说地,十分惬意。有次,不远处忽然走来一个人,你突然紧张起来:“快把手放开,有人过来了!”“为什么?”

“这样勾勾搭搭,被人看见多不好意思。”我知道你的传统老观念又来了,今天非得治治你不可,于是我就不放手。还说:“什么勾勾搭搭,我们是正当的夫妻!”

见我松开,你想从我的手臂里挣脱出来,我反而挽得更紧了。你真有些着急了:“这样拉拉扯扯,成何体统!”

我故意说:“那这样,下次我去把我们的结婚证复印两张,用塑封封好,用红绳挂在胸前,那样总可以了吧?”你笑了起来,无可奈何地说:“那挽就挽着吧!”这时,对面过来的人正好从我们的身边走过,还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这两个“勾勾搭搭”的人。

你“远行”以后,我自闭了快一年。我不敢再走那些小道,甚至不敢靠近它们,我绕道而行。等我从你

有时,我晚上开会,让你代为上灶,你满口答应。于是,散会后我美滋滋地走在回家的路上,心想:今天总算可以吃顿现成饭了。

见我回来,你满心欢喜,嘴里喊着:“开饭啰!开饭啰!”手里端着一个搪瓷锅。

我等待着菜肴上桌,却不见动静。“还有菜呢?”我终于按捺不住。你掀开锅盖:“全在这里啦!”我往里一瞧,果然所有菜肴全在里面了。

“你,你……怎么可以把所有的菜放在一个锅里煮?”你的回答十分有创意:“吃到肚子里不也全在一块儿了吗?”

在后来的日子里,主攻手和二传手终于配合得相当默契。小小的厨房里不再只有单调的锅碗瓢盆的撞击声,还有我们的笑声,烧菜做饭变成了一大乐事。我们不在乎菜肴的味道,只在乎在烹调菜肴时的快乐。我渐渐明白,你乐于当二传手的原因,是可以和我一起粘在厨房里,合奏一首欢乐的厨房交响曲。

而且是一个伟大的诨号。起这个诨号,事出有因。

结婚后,因家离学校较远,我决定买一辆自行车,可是我还是在小学时学的车,能行吗?因此,你让我先在小区里操练操练。毕竟练过童子功,虽不熟练,还算稳当。正想让我正式上路,妈妈的一句话,让你吓出一身冷汗。妈妈说我在小时候与同学一起学车时,曾有闯祸的不良记录。不会刹车,一下子撞上了路边的小馄饨摊子,撞碎了不少饭碗。她除了向摊主赔不是,还赔了钱。妈妈的一席话,差点让我白买了那辆永久牌自行车。

在我再三要求和保证下,你总算同意了。可是每天上班时,你总在弄堂口再三叮咛,一直目送我平稳上车,才回家去。傍晚,又在弄堂口等我,看看我是不是“原璧归赵”,这些日子,让你担心了。

有一天我下班回家,你就接过车,帮我推着一起来走向车棚。当你把车支起来的时候,突然发现情况:“脚蹬子呢!”

我低头一看,果然左面的脚蹬子不翼而飞,只剩下一根铮亮的铁轴。

“记得在哪里丢的吗?不着急,慢慢想。”我除了摇头,一片空白。

“这么大的脚蹬子丢了,你难道一点感觉也没有?一只脚踩着脚蹬,一只脚踩着铁轴,你难道没有感觉到异样吗?”

“没有,真的没有,什么感觉也没有。”

“唉!你呀你,真是阿童木!”

“阿童木?”我一下子转不过弯来。见我一脸茫然,你再说一遍:“对!就是那个动画阿童木!就是木!”

我一下子茅塞顿开,竟把我与铁臂阿童木相提并论,简直受宠若惊。

还有一次,是去大连参加《为了孩子》举办的笔会途中。在你送我上船码头路上,我们走得很急,不巧我的长统丝袜滑落下来,我忙放下手中物件,脱下手套,去拉袜子。等我拉好袜子,发现手套不见了,你和我怎么找也找不到。

我说:“算了,别找了,时间来不及了!”就这样匆匆地赶到了船码头。

上船不久,天色已晚,盥洗完准备睡觉,在脱袜子的时候,竟发现两只手套都卷在长统丝袜里,我竟浑然不知,一点感觉都没有!

笔会回来,我迫不及待地把你这件事告诉你。你觉得简直不可思议:“这么两只手套裹在袜子里,你竟然一点感觉也没有?”

我也觉得太过分了,想找些理由:“真的没感觉。也许因为赶路太急;也许因为与人讲话太多;也许……”

你叹了口气:“叫你阿童木,你还真是当之无愧!”我开心地笑:“不敢当,确实如此!”知我者,秋秋也!

再也不会回到我身边的严酷事实中走出来以后,我从第一次出去散步掩面而归,到后来独自一人细细慢慢品味当年每一个甜蜜的细节……我愿意再去散步,我知道你在小道上等着我。

“秋,你还走我的左侧吗?”

“那当然!”

“我还可以挽着你的手臂吗?”

“当然可以!只是你的手臂会累的,现在我不能让你依靠了。”

“那你停在我的左肩上吧,这样你可以轻松些。”

“行!娟,我就在你的脸颊旁,你瘦了!”

我潸然泪下。

“娟,我想亲吻你一下。”

“你不怕别人看见,不怕别人笑话吗?”

“不怕!现在没人!”

一阵微风轻拂在我的脸上,它犹如你温柔的嘴,我感受到了。只要你重现在我的身边,我愿意让所有的人看到我们相拥相亲,我们怕什么,我们是夫妻!秋,我真的愿意,我愿意!

写到此,我已泪如泉涌,秋,我不能再写了,原谅我。(编者:原文二万余字,版面所限,此为节选。)